

卷二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82100

科3017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開復見天

亂離間

我曹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忠義水滸傳

好便與那後生來叫師父
後生曰爹爹你聽這廝胡
說他若處處我一根我便
拜他為師王進曰小官人
若不當真時較量一棒要
與那後生拿一條棒便得
似風車兒轉轉王進曰
你來你來王進只是笑不
敢動手太公曰各官既皆
見教小可便一棒何妨王
進笑曰只恐神槍不令即
太公曰這個不妨各官只
看王進王進曰想我王進
一箇待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白后
欲誅中涓在襄中何進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
先帝新棄天下不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
沒決斷之人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
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
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誅閹豎此時事急不
容太后不從此計進曰此計大妙偏是此計不妙他
胸中便發檄至各鎮召起京師主簿陳琳曰不可俗
云覆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况國家大事乎今將軍仗皇威舉兵冀龍驤虎步高
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何當速發
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却及外檄大臣請犯京

一條棒在手使個旗鼓
那後生輪轉滾過來王
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
生又趕入來王進回身舉
棒望空劈將下來那後生
用棒來隔王進却不下下
來棍棒望後生懷裡只一
針那後生的棒去在一邊
撲地倒了王進連忙進前
扶住回休休怪休怪那後生
扒將起來下拜曰他自經
了許多教頭皆不如各官
頭請賜教王進曰俺母子
關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
必不成反生亂矣良言何進笑曰此懦天之見
也到底不聽傷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
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
欲除君側宵人亂 須聽朝中智士謀
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魄金珠李肅說呂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於螢火不成其為日矣
後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長庚之照一方夫長
庚則固勝於螢光百倍也

在此多場當功力報恩太
公大喜教生客安排酒食
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是
席太公曰師公如此高強
必然是個教頭小兒有眼
不識泰山王進曰實不相
瞞小人非姓張乃是東京
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便
是為因新任高太尉原與
先父比棍却被先父打著
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恨舊
仇因此因子二人逃上延
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

富不想得遇太公如此看
待若令郎尊小入願奉
教太公曰老漢祖居華陰
縣界內前面便是少華山
這村喚作史家庄老漢這
個兒子自幼不務農業只
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
聽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
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
財投師這身花紋刺有九
條龍人都叫他做九紋龍
史進教頭既到這裡望老
賜教王進曰既如此必

李肅說呂布一段文字花園錦簇凡勸人背叛
勸人弑逆是最難啓齒之事今偏不說出偏要
教他自說妙不可言

好在君側者除之貴密貴速董卓上表以暴其
威是不密也傾兵以觀其變是不速也何進不
知當密早則知之而故為不密何進不知當速
卓則知之而故為不速其意以為知是而何進
必死內亂必作夫然後喪毀八朝可以惟我所
欲為耳此皆出李儒之謀儒亦智矣乃勸卓收
呂布為腹心又何愚而失于計也殺一義父拜
一義父為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何而亦不
慮卓之疑已無謀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為智

而慮不及此哀哉

玄德結兩異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結一異
姓之子而受其摧殘其故何也一則擇弟而弟
弟其所當弟一則不擇子而子子其所不當子
故也觀呂布益服關張之篤義觀丁原益嘆玄
德之知人

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
主不當做之權寵使至於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
此一獄更甚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
宣露善料其必敗也所見大勝本初兩何進怒曰孟
德亦懷私意耶操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進乃贈表
使命密詔星夜往各鎮去却說前將軍蔡邕候西

當奉命自此留任主進子
母在庄上每自教史進點
撥他二十八般武藝

予銀月督欽
願聞劍鏢捷

斧錢刀戈戟
牌棒與鎗

却說史進留于進指教武
藝不覺半年王進把十八
般兵器教得史進精熟
進相辭要行史進曰師父
只在我家我奉養師父子
母以終天年三進曰雖家

原刺史董卓先為破黃巾無功朝議將治其罪因賄
賂十常侍幸免賄賂十常侍之人後又結託朝貴遂
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
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李儒乃欲謀上中郎將牛輔守
佳陝西目已却帶李催李暹張濟與稠等提兵盤踞
陽進發軍增謀士李儒曰今雖奉詔中問多有暗昧
何不遣人上表各正言順大事可圖李儒乃欲謀上
遂章明明要卓大軍遂上表其略曰
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讓
等侮慢天常一故臣聞湯湯止沸不如去薪以雖
惟痛勝於香毒臣欲鳴鑼鼓入洛陽請除讓等社
稷幸甚天下幸甚

如意只恐高太尉知進道

具不便史進太公苦留不

佳晚宴送行托出一疋錦

子百兩及銀謝師次日王

進收拾重裝安府去了史

進送了一程回座每日感

省武藝不題且說史太公

年高忽染一病漸成不治

史進四處延醫並無靈效

于四月丙竟成永別史進

慟哭幾死七七道場完滿

已早正遇六月癸亥史進

坐在柳陰樹下悲涼真一

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狼

也引八京城必食人肉欲去孤亂力進曰汝多疑不

足誤大事盧植亦諫曰植素知董卓為人面善心狠

一入禁庭必生禍患不如止之勿來免致生亂進不

聽鄭泰盧植皆棄官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進便

人迎董卓于滎池卓拔兵不動兵以觀變皆李儒之

也張讓等知外兵到恭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

能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

東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

京願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救太后曰汝等可詣

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齏粉矣望娘娘

宣大將軍入官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

坐

獵天叫做擄果主真面黃
行過東進問曰你往常地
野味在我座上來賣這
向為何不來奉告曰小人
不說天郎不知近日少華
山上添了一夥強人聚有
七百餘人為頭的大王喚
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
喚做馮淵虎陳達第三個
喚做白虎地湯看官兵不
敢提他小人因此不敢上
山打獵那討野味史進
下錦思這賊終久來我庄

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
已露將軍尚欲入宮即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
可入真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好尚吾掌天下
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
護從以防不測于是星夜紹督探各選精兵五百命袁
紹之弟袁術領之衣術全身披掛引兵衝開青瑣門
外紹與操持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詔旨
云太后特宣大將軍等入宮許願入將袁紹等皆
都阻住宮門外何進見然下入可謂大將軍至嘉德
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曰進

上打劫便教庄客殺牛聚
集四百餘庄人飲酒對眾
人曰我今聽得少華山中
有一夥強人恐早晚間要
來我村中打劫我特請你
眾人商議他若來我村中
時你們各執鎗棒前來救
應一家有事各家救護眾
人曰我們村裏只靠天郎
作主椰子响時誰敢不來
當日眾人回家準備器械
不題却說少華山神機軍
師朱武廣有智畧一日與

曰董后何罪妄以酖死國母喪葬托疾不出汝本屠
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欲相謀
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是誰左傳曰惟無服者可
后其罪亦與進慌急欲尋出路至此而欲尋出路宮
十常侍等進慌急欲尋出路至此而欲尋出路宮
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為兩段後人有詩嘆之
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 無謀何進作三公
幾番不聽忠臣諫 難免宮中受劍鋒

車而行頭乃得偷請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
而後還算逃得一半
餘協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關官謀殺大臣誅

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秉官未去
見宮中事變撥甲持戈立于閣下適見段珪推逼何
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
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國賊踰牆止刺
得保全身吳匡殺入內庭見何苗亦提劍出匡大呼
曰何苗同謀害我當共殺之眾人俱白顧斬謀兄之
賊苗欲走四面圍定飲為粉粉復令軍士分頭來

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便于青瑣門外放
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閹宦不論大小盡
皆殺之何勢至此然則又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
程曠吳暉郭勝四箇被趕至翠花樓前刺為肉泥官
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
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秉官未去
見宮中事變撥甲持戈立于閣下適見段珪推逼何
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
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國賊踰牆止刺
得保全身吳匡殺入內庭見何苗亦提劍出匡大呼
曰何苗同謀害我當共殺之眾人俱白顧斬謀兄之
賊苗欲走四面圍定飲為粉粉復令軍士分頭來

如何肯放我等過去陳達
曰量一個村坊過去不得
尚敢抵敵官軍休要長他
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遂將嘍囉披掛下山去了
史進正在馬上整頓馬
只見庄客報說賊到史進
叫敲起梆子那四百庄人
都到史進頭戴一字巾身
披綠紅甲前後鐵掩心一
張弓一毒箭手提三把三
尖刀騎一死火炭赤馬庄
人隨後呐喊直到庄前排

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驗者誤
被殺死此時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司太
后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孟德舉動
且說張讓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連夜
奔走至北邙山約二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
至當前河南中部椽吏聞言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
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
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
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
怕人知覺看聲草莽之中寇則伏莽帝亦陳留王曰
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于是二人以衣相結爬
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正無奈何忽

開陳勢見陳達頭頂乾紅
盈身披渡金甲坐下一匹
高鞍馬手拈點鋼鎗三將
相見陳達馬上欠身施禮
史進喝曰汝等強盜敢來
大歲頭上動乎陳達曰因
我山寨久缺錢糧欲往華
陰縣借糧經由貴村借路
過去不敢動你一根草回
日重謝史進曰我家正當
里長放你過去本縣知道
必連累我陳達曰四海之
內皆是弟也借路一過不
有流螢于百成祥光若照耀只在帝前飛轉次之
日月今為螢陳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
而行漸漸見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
草堆帝與王臥于草堆之中竟為草堆草堆前面是
一所庄院庄主是夜夢兩紅日於庄後應陳留王
為帝驚覺披衣出戶四下觀望見庄後草堆上紅光
冲天然則螢光相隨慌忙往視却是二人臥于草畔
庄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指帝
曰此是當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君乃皇
弟陳留王也庄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
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官嫉賢故隱於此崔烈此
於遂扶帝人庄跪進酒食邦說問貢趕上段圭拿住

妨史進不久陳達大怒提
鎗刺來史進拍馬來迎二
人鬥了五十合史進使個
破綻陳達一鎗望心窩刺
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
和鎗撲入懷裡史進輕輕
猿臂只一拈把陳達捉過
馬來眾嘍囉都走了史進
回到庄上將陳達綁在柱
上備酒來賞了眾人俱各
淮備却說朱武楊春正坐
寨中嘍囉報說三頭領被
捉去了朱武嘆曰不聽吾
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貢遂殺
段圭搥頭于馬頂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却獨乘一
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庄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
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
陛下這都崔毅庄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
陳留王共乘一馬帝曰萬乘王曰千乘大夫亦曰百
馬可離庄而行不到三里貢曰上允大扇楊彪左軍
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
尉袁紹一行人眾數百人馬接着重駕君臣皆哭先
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
留王騎坐細懿帝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語曰帝非帝
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此果應其言後求帝及

言果有此禍楊春曰奈何
朱武曰我有一條計可以
救他楊春曰有何計朱武
附耳低言春曰好計和你
便去史進正在庄上庄客
來報曰少華山朱武楊春
都來了史進便提刀上馬
並出庄門只見朱武楊春
都到雙雙跪下史進喝曰
你二人跪下如何朱武哭
曰小人三個因被官司累
次逼迫下得已上山落草
三人當初發誓不願同生

得未一旬那知後來却應在首
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
一校人馬到來首官
失色帝亦大驚氣絕驟馬出問何人
繡旗影裡一將
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
不能言陳留三勒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
卓曰西京
刺史董卓也
董卓至此始來
陳留王曰汝來保駕
耶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
陳留王曰既來保
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于道左
陳留王以言撫慰卓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
人意何後來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
倦倦之甚也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
何太后俱各痛哭
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

只求同死雖不及開張劉
備其心則同今陳達誤犯
被捉我二人我不貪生特
來請死大郎將我三人解
官請賞誓不皺眉史進聽
了他們如此義氣想曰我
若拿他解官又教天下好
漢恥笑便曰你二人跟我
進來朱武楊春隨了史進
直到廳前跪下又請綁縛
史進曰猩猩惜猩猩好漢
情好漢你們既如此義氣
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

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毫無忌憚後軍校
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
若欲
不如勿召既已召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
之欲除則難矣
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
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
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
不過欲借廢
真有愛于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
陳留王也
有變矣來曰于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諭以廢帝者不
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六朝筵
會遍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
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
可憐可笑帶劍入席酒行
數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眾官詳聽

送陳達還你如何朱武曰眾官側耳卓曰天子為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
休得連累了大郎學可將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天
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為何如嗚鍾鼓入
來殺十常侍時諸官聽罷不敢出聲坐上一人推
來廢皇帝耳直出立于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
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為
篡逆耶此謂此人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
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擊佩劍欲斬丁原時李
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
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此從李儒眼中虛虛畫李儒急
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求日向都李儒急
水運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官曰何人

山平月未武武將
大珠子
進交受了
個敬重我
回奉他次
做了三件
肥羊今生
了三個頭
受了禮物
五兩庄客
自此與朱
陰將近八
請三人至

否盧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
自色主在方二十七自造惡三十餘條故
大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睿智並無分毫
過失乃外郡刺史素未察與國政又無伊靈之夫
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也也正論侃侃不揀卓大怒拔劍向前
欲殺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
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
後相商另日再議土允此時胸中已有成筭
于是百官皆散卓按
劍立于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于園門外往來馳
驟又從董卓眼中虛虛一呂布卓問李儒此何人也
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在李儒口
中方實叙

上高自先公庄客王四送書去請三回頭看書大喜即寫下回書寫鐵下山遇着樓囉又進去酒店中吃了數碗相別回程心不到十里酒却湧上來便醉倒了有標東李吉正在山坡下來認得是史家庄的王四逕來扶他見王四臉脯裡突出銀子來李吉再思這厮醉了這銀子何不拿他的去尋些解酒醉騰一揮別封回書和銀子都

此呂布王公且須避之此一句卓乃入園潛避次日入報下原引軍城外搦城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兜鍪甲繫獅鬚鬚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又雙從董卓李儒眼中實寫一呂布○看他先寫狀貌後寫姓名次寫救束先寫戟次寫馬次寫冠帶袍甲都作三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閣臣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走建陽軍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眾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入出口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二語說盡奉先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搦

出出來李吉拆開見書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

手來降可來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此處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

三人名字李吉曰耐耐史

刺結其心某更進說謂呂布必反了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

望華陰縣出首去了王四

馬看他發看一人人口口卓欣然取之今不惜各馬後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李肅了

睡到三更方醒看見月光

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謂曰可速報自將

跳將起來四邊都是松樹

甫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人見肅見布曰

忙去腰間換時時將并書

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

都不見了哭曰銀子不付

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自良馬

一計只說不曾有回書來

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此處又名曰



我吃了半夜酒因此回遲
史進又問曰曾自回書否
王四曰他要修回書是
人說石拿回書恐路上不
便史進大喜排起筵宴同
侯朱武三人分付囉囉着
守寨關只帶三五個作伴
各藏短刀下山來到庄上
史進接着各致禮罪請人
后園分賓主坐定空座客
把前庄庄門拴了四面飲
酒酒至數杯口裏東邊推
過來看果然那馬渾身上下
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
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頂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
空入海之狀從呂布眼中看出軍身上下好處皆
次出落得妙此馬將為雲巨騎也故
先于此處後人有詩讚道赤兔馬曰
極寫之
奔騰千里蕩塵埃
渡水登山紫霧開
掣斷絲韁搖玉轡
火龍形下九天來
布見了此馬大喜極寫各
將愛馬謝肅曰免賜此龍駒將何
以為報肅曰其為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
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人尊却常會來妙在
人日中博合尊
謂是姓呂之公矣布曰免醉矣先交與世多年安得
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下刺史王明差

起那輪明月但見
秋夜初長

輪月掛
水盤如書

寶坑
入清影十分

圓滿
孔王原交紫錦

籠
籠子捲金盃頓勸酒歡

笑賀昇平年年富此節

酌酌醉醒醒草醉終久

醉銀蓮霞華新

且說史進正和三人飲酒

只聽得城外喊起火地亂

明三人大驚史進曰三位

休慌待我去看抄條梯子

董公如此真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

他相惶恐曰某在平建陽處亦出于無奈妙在
說妙妙肅
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高賞貴
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看他道
去惡布
曰恨不逢其主耳妙他自
說妙肅笑曰良馬擇木而棲賢
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惡極又
通布曰兄在
朝廷觀何人為世之英雄問妙妙肅曰某遍觀群臣
皆不如董卓疾董卓為人敬賢禮上賞罰分明終成
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妙他自
說妙肅取金珠王
帶列于布前馬與金珠王帶分兩番
取出先後次序得妙布驚曰何為有
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
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至此方
說明妙絕布曰
董公如此真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



長行

長行

三

上者一看只見縣尉在馬房為虎背背郎將公若到彼書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

上引兩個頭頭西面士之功以為進見之禮禮等妙自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

兵圍住庄院都頭大將不肯為耳極極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

要走了強盜非史進這點董卓何如此句亦等他自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

人來捉史進直使此句亦等他自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便即催之布與肅

煞一齊相會其是此句亦等他自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三更時分布提刀逕入

虎藏兵士密聚陰中聚戰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見來有何事

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為汝下乎堂堂丈夫不為

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堂堂丈夫不為原曰奉先何故心變

第三回史大郎走華陰縣堂堂丈夫不為便不敵叫

史大郎走華陰縣堂堂丈夫不為吾見了

曾提情打鎖開西堂堂丈夫不為原不在否已殺之昔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

當時史進說信生是好堂堂丈夫不為敬者大半次日布持了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見

武等跪下曰哥哥是個良堂堂丈夫不為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

民只顧我三人鄉縛出去堂堂丈夫不為為義父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

請賞免得累了你史進曰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行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

我不是賺你來請賞的且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董卓為左將軍郭侯封呂布為騎都尉中郎將都亭

自請起再作玉張史進再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侯李儁勸卓早定廢立之計仍接叙到卓乃于眷中

上梯子問曰你兩個都頭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設宴會集公卿今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

何故半夜來劫我生上都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大傳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聞

頭曰大郎私通賊寇現有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弱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特特引二

自告人李吉在此史進喝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從盧祖口中學來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有

曰李吉你如何誣陷平人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是見其胸中無物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有

李吉曰我本不知因路上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

拾得玉函的回書在縣前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曰今上即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

被人看見因此事發史進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

王四問曰你說無尚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曰小人酒醉失了史進鳴曰商生却怎麼是好那都頭人等都怕史進不敢入庄朱武以手指曰大郎且應外面史進會意叫曰你眾人不要炒鬧且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都頭依其言等待他送出來史進下梯把王四殺了令庄客把庄內細軟等物都收拾了點起火把史進和三個頭

何勸召外兵者公也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兩箇在廷上對敵正是
丁原仗義身先喪 袁紹爭鋒勢又危
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卓孟德獻刀
呂后嫉殺戚姬而惠帝無子何后醜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終豈非天哉且也前有何進之紙董后後有董卓之紙何后天道好還於茲益信
丁原仗義身先喪 袁紹爭鋒勢又危

領全身披掛各執鎗刀放起火來去開庄門响噦出

迎正撞見都頭并李吉史進大怒即將李吉殺了兩個都頭圍身便走被陳

楊春殺死騎馬回縣

眾官兵各自走了史進引一行人馬都到少華山寨

中朱武令殺牛宰馬當堂

過了月史進尋思一時要救三人燒了庄院無處

栖身對朱武等說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更說出寧使我負人休教人負我之語讀

書者至此無不誦之嘗之爭欲殺之矣不知此

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

易也

豈不以為漢末忠臣固無有過于曹操者哉王

若謙恭下士而後入有詩嘆之曰假使當年身

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

極矣更說出寧使我負人休教人負我之語讀

書者至此無不誦之嘗之爭欲殺之矣不知此

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

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

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

中勾當我的家私庄院燒了我今要尋師父去也朱武曰哥哥只在我寨中且住幾日等待乎淨了小弟們與哥哥重造庄院史進曰雖家好意只是我要去尋師父也箇個出身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只收拾些碎銀作盤費餘者都寄在寨中史進頭戴一頂白范陽毡笠身穿一領白綾襖腰帶一條紅縵脚穿一雙麻鞋背上冠帶提了口說董原欲殺吉紹榮備止之曰事不可定不可妄

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于講道學道公且反其語曰寧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學董德二語者則孟德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持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若使首卷張飛于路中殺却董卓此卷陳宮于店中殺却曹操豈不大快然使爾時即便殺却安得後回有許多怪怪奇奇異棘驚人文字若若者將演中無數排場此二人却是要緊脚色故特特留之耳

揆刀辭別朱武等都送下山洒淚而別史進離了少華山望延安府進發但見嶠嶠山嶺寂寂孤村寂晚露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趁行間犬吠嚴霜促聽雉鳴山影將收柳陰漸淡霞映水散紅光暮日轉收生碧霧遙遙漁父歸村去野外樵夫荷擔回史進在路行了半月來到渭州便入城來到茶坊見

程原紹手提寶刀辭別白頭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亦去得卓謂大傳袁曰汝好無禮吾看汝面始怨之後何因廷殺叔廢立之事若何隄口太尉所見是也姓兒類剛卓曰敢有稱大誠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命罷卓同侍中尚恐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也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為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間生故吏遍于天下倘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困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為一郡守則經畫可免罪必無患矣一箇說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斷不足為慮誠不他有用一箇說卓從之即日差人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他無用卓從之即日差人拜紹為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

林博士問曰這里是夏府
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
策文一道直為宣讀乃命李
德儀皇帝早棄臣民皇帝永
存軀體威儀不恪居喪哀戚
言不以邪休聲美與
天下所開且承洪業為萬統
統茲廢皇帝為弘興
王皇太后還政請奉陳留王
為皇帝應天順人以
則生靈之望
李儒謂策舉車叱左右扶帝
下殿御其望被北面長
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
候劫帝后首冠髮翠屏

史進曰小人是垂陰
人姓名各進有個師父是
八十萬軍教頭王進不
知在此否曾道曰你莫不
是吳家庄九槍龍史太郎
麼史進曰小人便是曾道
曰問名不如見面你來尋
王教頭他在延安府老種
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道酒
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
守俺且和你上街去吃酒
酒二人挽手出茶坊來見
街上一簇人衆圍住看史
進

無不悲慘堪下一大臣憤怒高呼曰賊臣董卓敢為
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澆之揮手由象簡直擊董卓
命牽出斬之管駕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此時何可無此一人
後人有詩嘆曰
黃賊潛懷廢立圖 漢家宗祖豈邱墟
滿朝忠宰皆囊括 惟有了公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董卓命扶何太后并弘
農王及帝姬唐氏于永安宮閉住封鎖宮門禁羣臣
無得擅入昔桓靈禁錮黨人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
九月即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
即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董卓為相國督拜不

進口以長我們且看一看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名
都認得是江湖上使錢棒流以收人望從來權臣大都如是因薦蔡邕之才卓命徵之邕
首膏藥的關平師父叫做不赴邕原姓卓怒使人謂邕曰如不來當滅汝族之法
打虎將李忠史進呼曰師父多時不見李忠曰你因
甚到這里來魯達曰既是拜為侍用甚見親厚孔光屈節于董卓魯公亦依托于
你師父同言吃盃酒李忠賜于蔡京郭說少帝項得太后唐妃困于永安宮中
即收拾了行頭三人到橋衣服飲食漸漸少缺少沛不曾乾李後主所云此
下潘家酒店正是李自勉洗面一曰偶見雙飛燕定庭中遂吟詩一首鳥在共
頭便飲酒明招手回來有情劫整而今不知是詩不知是淚詩曰
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師揚
太平無事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助詩人錦綉腸

三尺宿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自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酒樓坐定魯達曰
酒保擺酒齊備酒至數盃
正談話法忽聽得聞壁有
人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盃
碟丟在樓板上酒保慌得
慌忙走上樓來曰官人要
甚東西公付小人買來便飲
也○詩好
卓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獲得此詩來呈董卓卓曰
怨望作詩殺之有殺之而名請多放天子亦遂
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官弑帝帝與后妃正在樓上
宮女報李儒至帝大驚儒以鴆酒奉帝賦詩飲酒最
有此悲詩焉帝問何故儒曰春和融和是使飛重
相國特上壽酒太后曰既云壽酒汝可先飲酒
相勸儒怒曰汝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于前曰
壽酒不飲可領此二物楊酒可曰壽酒則唐妃跪告
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有母子性命如此女子儒
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舉酒與向太后曰汝可先
飲后欲儒先飲儒亦欲后大罵何進無謀引賊入京

了達自酒家要甚麼東西致有今日之禍此時方悟何道此禍亦念及重人心不謂需從通商
你怎的叫人在間壁啼哭前曰公我與太后作別乃大動而後也既作感
擡掖倦倒酒便自是純酒樓前手前後作絕命詞于後卓卓無救其歌曰
座兒的父子二人不知官天地易兮日月翻葉萬來兮退守瘡為臣逼奪命
人在此自苦啼哭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潛
敢曾達自你與酒家討來唐死亦作歌曰
問他酒保須與引來其言皇天將崩兮后生願身為帝姬兮恨不隨生死翼
一個六十歲的老兒手裡路分從此畢奈何幾速兮心中悲
拿一串拍拔着可罷相抱而哭今備此曰相國立等回報汝等德延
八歲的婦人來到面前靈誰救那太后大馬重賊道或言于皇天不佑女等
達着那女子助惡必當滅於德大怒後言在太后前撒下樓此
容貌也有動人的顏色但武王然死車姬以鴉酒灌殺少帝抄他李儒之邊報

漢漢雲髮插枝青玉董卓命葬于城外此後人言效漢宮女夜宿
簪兒纓加纖勝穿一條龍成是強盜所當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
紅稍裙子素白舊衫一月村民社春男女皆集卓命卓士固住盡皆殺之
雪體淡接秋底小鳥朝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于餘賴于車下連軫遠
賊眉盛感汪汪眼唇都場言賊大勝而回此堂堂案相亦為是耶于城
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門下焚燒人頭以知女財物分散眾軍越騎校尉伍
肌消三雪離若兩扇雲卓守德瑜見卓登憤恨不平嘗于朝服內披小鏡
愁實是懷憂積恨大體藏短力欲伺便終卓一日卓入朝卓迎至閣下拔刀
還他肌骨好不擦脂粉直刺卓將叙曹操行刺却先有伍子行刺引天然
自然嬌卓氣力大兩手掘住呂布使人揪倒伍子
那女子拭着泪眼面前來卓問誰放汝反卓瞪目大喝目汝非吾君吾非汝
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加老兒也都相見了卓達問臣何反之有得快快汝罪惡盈天人願得而誅之

日你是那裡人為甚啼哭
那知人曰官人不知容奴
查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
同爹再來這清州投奔親
眷不想被移南亦去了用
親在店中染病身故父子
二人流落在此此間有一
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
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婚作
妾寫了三千貫虛錢假火
照書娶了奴家家及三月
人眼子將奴家趕出外來
逼要原銀與奴家親屬窮

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山前斷之乎
臨死罵不絕口人有詩讚之曰
漢末忠臣說任平 冲天稟氣世間無
朝堂殺賊名猶在 萬古堪稱大丈夫
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
董卓弄權乃差人齎書來見王允
大罵袁紹欲害書後伏與兵會盟 王允曰
後伏與兵會盟 袁曰
賊卓欺大處弄人不忍言而公其賊恩如不聽
聞之恨國效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卒欲害王
允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倘有驅使即
當奉命
王允得書尋無計一日于侍班閣下內見管轄具

知他爭競不得汲李何父
親自少教得奴家套把曲
兒在酒樓上討座子每日
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
些少父子做盤纏這兩日
酒店客少違了他限錢怕
他來討時受他羞恥父子
們因此啼哭不想沖犯了
官人望乞恕罪管達交問
你姓甚處在那裡住鄭大
官人在那裡住老兒曰小
的姓金排行第二女兒名
喚金蓮鄭大官人便是

在允曰今日老夫賤降晚間敢屈眾位到舍小酌請
眾官吃司徒書酒正為天
王允設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
大哭
絕不說迎胸中心事 然放聲大哭一則想着
前日天子臨書酒之 眼淚一則引由今日眾人
吃壽酒之 眼淚也
是至情亦是妙用
眾官倦問曰司徒書誕何故發悲
允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與眾位一敘恐董卓見疑
故託言耳董卓欺主弄權社稷且多難保想高皇許
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于董卓之手
此吾所以哭也于是眾官皆哭
徒作楚回相對亦何益耶 半巾一
人獨撫掌大笑
眾人皆哭我獨 曰滿朝公卿夜哭到
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
妙語 允視之乃驍騎
校尉曹操也
與見出 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漢朝今